



白	全
朴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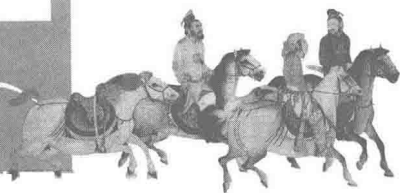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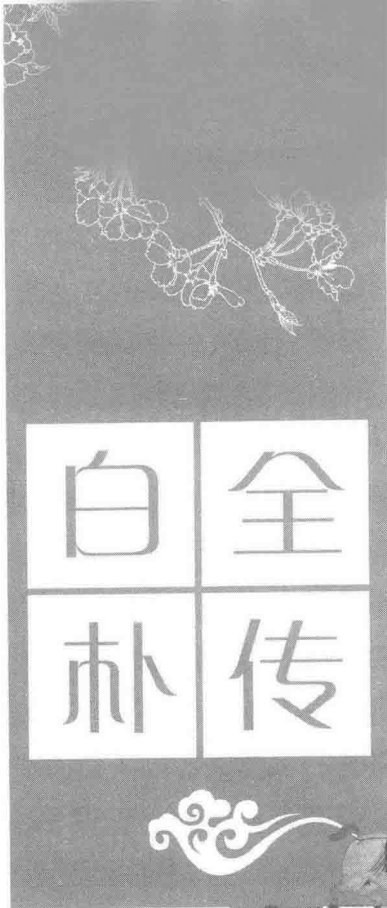
BAI PU QUAN ZHUAN

张兰亭 著

下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BAI PU QUAN ZHUAN

张兰亭 著

下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朴全传 / 张兰亭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75-4500-5

I. ①白… II. ①张… III. ①白朴 (1226~1312)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0827号

## 白朴全传

---

作 者: 张兰亭

责任编辑: 杨艳丽 黄彩霞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10 编辑部 010-63426125

发行部 010-58336253 583362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8.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075-4500-5

定 价: 8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CONTENTS

# 目 录

序	1
跋	1
一、汴京霹雳惊人心 书生难洁世间尘	1
二、摧枯拉朽马上笑 岌岌可危完颜朝	15
三、翻云覆雨阴阳手 生死难料鬼神愁	31
四、兵戈势压书剑客 壮心难挡血成河	47
五、金銮辉煌宛如昨 欲振天威又奈何	61
六、如履薄冰祸无常 阎罗拒收福命郎	75
七、上天慈悲阳光照 春催杏花竞妖娆	89
八、纵马驰骋一路狂 忠贞未必免祸殃	103
九、忠本善质数天泽 白华运蹇难掉圜	117
十、真定亲美似醇醪 父子相逢乐陶陶	130
十一、新荷露角翘楚香 花季少年才名扬	145
十二、滋事生非推官狂 白朴遭遇枷锁杠	160
十三、遗山赴京书道碑 文坛谤言遍地飞	174
十四、巧言令色花面郎 布衣男儿护媚娘	189
十五、机关算尽天理悖 冷清续弦慢举杯	203
十六、红肥绿瘦花争香 雀小鸦丑莫强妆	218

十七、面慈心黑施骗手	多蹇男子愤天吼	233
十八、八娼九儒三分贱	文人举事难上难	248
十九、思海翻滚欲乘风	名士相聚乐天成	263
二十、东墙续写不了情	千金妒醋闺房争	277
二十一、滹沱河水耀眼明	真定飞花总关情	292
二十二、娇媚慕郎理乃常	惹恼严父锁铁房	306
二十三、欲休难拂心影笑	却有痴女睽目瞧	320
二十四、盛宴举杯四面笑	偏纵癞蛤自寻嘲	334
二十五、有意匹配搭鹊桥	才子佳人心相照	349
二十六、家父痴迷欲琴瑟	淑女慧心竞百舸	364
二十七、井底银瓶止淫奔	墙头马上传佳音	379
二十八、佳作公演天下惊	慕名仰止总关情	394
二十九、玉京书会人才聚	勾栏相争悄儿密	411
三十、有心催花却无果	无意琵琶自弹拨	425
三十一、心高羡慕美才郎	身卑骛远苦彷徨	440
三十二、名伶揭丑失大雅	唇枪舌剑无赢家	454
三十三、顺天游历思旧恨	遗山鹤西心如焚	470
三十四、秋夜梧桐雨淋窗	云和蓬荜沐圣光	485
三十五、时逢贪婪生狡黠	兰谷爽跨逍遥马	501
三十六、如法炮制堪称奇	郝经入宋遭凌罹	517
三十七、朴经结拜琵琶云	知州蓦然为杰俊	533
三十八、紫山建言遭谪贬	常山浪子金不换	549
三十九、东平公演议精品	雁足帛书诚烁金	567
四十、白恪勤勉官位升	善夫相伴下江城	583

四十一、南宋社稷化为烟	似道阴阳两悲惨·····	599
四十二、纵情笔端思如涛	游历陶冶名士操·····	616
四十三、白恪蒙冤枷锁杠	史樟相助释冤枉·····	633
四十四、名伶多情本风流	妒火中烧恨不休·····	649
四十五、看破红尘慕五柳	天风海涛斯者久·····	665
四十六、把持心海德润身	笃行为文善义仁·····	682
四十七、尚风难度入鬼门	痛煞德高自由人·····	698
四十八、杯酒难浴孤寂心	笑涛慰藉墨琳人·····	714
四十九、江海波涛穷碧天	文求淳美士求圆·····	729
五十、诗词曲剧都揽遍	长河史册美名传·····	741
后 记·····		755

## 二十七、井底银瓶止淫奔 墙头马上传佳音

白朴回到家，趁吃晚饭的时候，告诉爹和婶娘两件事。史开府的史大人联系了大都、东平、平阳三地，由白朴带着喜相逢的小二姐、焦太仲携《墙头马上》、戴善夫的《陶学士醉写风光好》两剧到这三地公演，所以他随团演出。另外，他想到徐府求亲，问爹娘该带什么去求婚。

白华叹气道：“朴儿，看来真是儿大不由爷，不是爹和婶娘阻拦你，你可千万想清楚，布衣和官家门不当户不对，倘徐大人不接受你的求亲呢？你的婚事还要一直往后拖吗？万一徐大人横下一条心，就是不同意你和尚风姑娘的事呢？你会怎么办？”

罗氏笑道：“孩子，我知道尚风那闺女非常喜欢你，可是她爹死活不同意，你真的要想好该怎么办。说实话，我和你爹早几年就盼你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可是你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现在。你俩能不能最终结婚，光有缘还不行，还必须有个分才行。唉，我和你爹有时一宿一宿睡不着，你这事哪天是个头儿啊！”

听到爹和婶娘的话，白朴笑了笑说道：“爹，婶娘，你们放心，我坚信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我和尚风始终不渝，终有水到渠成之日。我做好了充分准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不信徐大人不接受我的求亲！”

白朴把登门求亲之事视同拜祭列祖列宗一样清纯庄重。求亲这天，他在屋内全身沐浴，从里到外全身换成新的袍服，东坡巾、鞋袜、束带一切

都是他精心新买的。太阳升出地平线之时，他踏着霞光，手提求亲礼品，两眼专注，目不斜视，徐步走向徐府。

尚凤心里非常清楚，按她和白朴的计划，她把母亲拉入她的房中，向母亲说道：“娘，兰谷哥是当今名士。上次大都的名士关汉卿、名伶珠帘秀、名士王实甫和卢挚到真定府，一见白兰谷的面，无一不对他敬重有加，对他写的《墙头马上》非常推崇！爹到大都公干，朝廷的官员们不是也在讨论白仁甫，也在说他的杂剧《墙头马上》吗？”

“是啊，凤儿，这些娘都知道。大都的名士到真定府，不是史大人亲自设宴给他们接风洗尘吗？可以说，就是府衙大人或是朝廷教坊司的大人来，史大人都不一定出面。反过来这些朝廷的大官还要先到史开府登门去拜望史大人。但你爹这个弯儿就是拗不过来。”凤母笑着说。

“娘，一个人的成功，不见得非要走取仕途这一条路。反过来说，取仕容易做名士难。爹当官不是有俸银嘛，兰谷写剧本也有定银啊。《墙头马上》娘知道喜相逢给了他多少定银吗？”

凤母摇头笑道：“凤儿，这些娘怎么会知道呢，给了多少？一百两到头了吧？”

“五百两！娘你没想到吧？”尚凤笑着说道，她并没有炫耀。

“什么？五百两！好家伙，比你爹一年的俸银还多！凤儿，你今儿不说这事儿，我和你爹还以为白兰谷是个穷酸书生呢。”

“娘，这个收入，我和兰谷以后生活绝对没问题。上等的生活咱比不上，做中等的不为过吧？再一个，当官员受管制，你拿朝廷俸禄就要受朝廷管。今天考核，明天查验，后天议事，整天忙忙碌碌，到月头就等着盼着领那撑不着饿不死的俸银。再者，官大责任大，谁都想升达，脑袋如同系在腰带上，今日怕人告，明日怕弹劾。同官相妒，上司挤压下属，尔虞我诈，当面开口笑，背后捅一刀。朝廷布置下来的大事小情不敢怠慢，稍有失职，就有人整办你。轻者罚扣俸银，重者革职入监，甚至流放处死，诛之九族。”尚凤说到这儿故意停下来，看着母亲的脸色。



“是啊，去年你爹延误一事，朝廷要革职查办，多亏你爹走门子拉关系，倾全家之财，到大都送了这官送那官，总算保全了品爵任职，可咱家几年的积蓄一扫而光。咱官人之家，说出来怕街坊四邻笑话，减了奴仆，俸银没来，一家人啃着咸菜疙瘩。那段日子，娘盼俸银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文钱攥在手心里，都攥出了汗。你爹做官也怪，不是清水衙门，就是过路财神。人都说：‘治中治中，百事不中。’大都来个鸡毛落到厅堂成令箭。整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唉，这真是苦差事儿，要命的活儿！”凤母说罢，发出一声长叹。

见母亲如此，尚风笑道：“娘，兰谷哥可不这样，他潇洒自如，只要手里有钱，大都、东平可以随意去，没有期限更没有官家的假期。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儿心情好，就坐下来多写些，明儿不高兴，甚至几天不写一个字儿，没人管着他。人都说，天下文人不少，但名士很少。文人如沙，名人如沙中金！名士还是无冕之王。官宦见了敬三分，礼十分。当然，一般的官员还怕名士，因为名士上可达朝廷圣上，下可至州府郡县，一封要害的书信，就可让官员革职查办，重者流放入监，甚至名士一封书信可以把官员送上断头台。”

见尚风如此说，凤母叹道：“是啊，名士倘能如此，果然无冕之王。这是一般官员万万不及的。”

“娘，远的不说，史大人乃朝廷一品大员，与诸王同列，他两次举荐兰谷哥入仕为官，都被他婉言相拒。大都关汉卿、王实甫和兰谷哥同为当今名士，史大人闻听关汉卿等从大都来，在真定府城最好的酒家专门设宴，为关汉卿等接风洗尘。真定府衙大人威震一方，那是真定府百万平民的土皇上。可他能吗？不能！他见了史大人威风一扫而光，唯有‘奉迎’是他的职责。他敢大声高腔说话吗？唯唯诺诺，屁颠儿屁颠儿随在后面，只怕不小心惹了大人的怒。这就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官小一品累死人。”

“是啊，你爹为官几十年，混到现在也才是个六品，真是入仕容易做官难！”

“娘，方才凤儿说的如同名士的袍服、纶巾，只是他的外套而已，名士之所以有名是他写的作品。比如兰谷哥，他的杂剧《裴少俊墙头马上》一夜之间让他天下闻名。倘若有个大商富贾，肯出一万两银子，他上哪儿去买《墙头马上》这个价值连城的名剧？再多的银子也无益，天涯海角也买不来。但是，自古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赶上战火连绵，改朝换代，衙门一夜之间可沦为断壁残垣，砖头瓦砾。但是只要世道在，哪怕过去一百年，《墙头马上》和白兰谷的名字依然在。这就是名士之所以有名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人常说的‘文章垂千古，英名传万代’的魅力之根。”

至此，尚凤母亲才叹道：“凤儿，你娘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看来，做名士比走仕途强多了，凤儿，你比你爹和娘有眼光。”

尚凤这才笑道：“娘，所以凤儿选择了白兰谷，娘，你就帮凤儿劝劝爹吧！”

白朴携礼品来到徐府大门前，有一老者正巧开门，他手里拿一把扫帚，上下打量这么早就来徐府拜访的白朴说道：“大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白朴这才开口说道：“老人家，烦劳你老通禀一下，东门里白兰谷来求见徐大人，不，前来求见徐叔，徐母。”

徐明珍从屋里出来，老者匆匆走过来，施礼道：“老爷，有一个名叫白兰谷的年轻人前来拜见老爷。”

徐明珍一听就知道是白朴为求亲之事，遂挥手道：“就说本老爷不见，让他走吧。”

老者皱眉道：“老爷，小的看着白兰谷气宇轩昂，非一般之人，老爷真的要他走？”

徐明珍怒道：“废话，让他走！走！”

当老者把徐明珍的话告诉白朴后，白朴双膝跪在大门内，说道：“老人家，乞请老人家再去通报一下，徐叔、徐母不来相见，白兰谷长跪不起！”

老者再次来见徐明珍之时，夫人和尚凤也从房中出来。徐明珍怒道：“告诉白兰谷，随他怎么跪，本老爷就是不见。”

尚风一听，马上知道白朴肯定是来求亲，现跪在府门口，爹就是不见。向母亲说道：“娘，你看我爹太不像话了，兰谷哥跪在门前他连见都不见。”

夫人见尚风奔向门口，向徐明珍嗔道：“老爷，自古‘伸手不打笑脸人，怒火不发长跪人’！咱是多大的官呀？咱承受不起白兰谷的长跪，你今儿不看金面看凤儿的面，最起码也要商量见人家一面，然后再打发人家走，若不然，老爷就是小肚鸡肠，太不明事理。”

夫人几句话，说到了徐明珍心里，他叹道：“好，见就见，反正我是不同意！”

徐明珍和夫人来到大门口，果见穿戴齐整、容光焕发带着一种英武刚强之气的白朴跪在地上。尚风站在一侧。白朴见徐明珍和夫人走过来，他双手呈上礼品道：“徐叔，徐婶，晚辈姓白，初名恒，字仁甫，一字太素，今名朴号兰谷，原籍山西河曲之人，现住东门里，今特来向二老求亲，欲娶徐尚风为妻。”

徐明珍看着白朴诚恳地跪在地上，双手呈上礼品，但心里怨恨忽然一下奔涌出来，把手一挥道：“白兰谷，你是当今大名士，但小女尚风实难相配，我徐明珍不敢高攀，恕难从愿，谢谢你的光顾和好意，请回吧！”

尚风皱眉喝道：“爹！你不答应，凤儿愿和兰谷哥一起跪在地上乞求爹！”说着“扑通”一声，和白朴一样跪在地上。

凤母向徐明珍说道：“老爷，我看你今儿咋办。”

徐明珍讥道：“白兰谷，凤儿，随你们跪吧，我不同意，老天能奈我何？”

看徐明珍怒气冲天离开，夫人上前笑着向白朴道：“好孩子，你暂且起来吧。凤儿她爹就这样儿，你别往心里去，这些礼品你拿回去吧。”

尚风见爹背手走了，遂站起来，拉着白朴说道：“兰谷哥，你起来吧，反正凤儿今起，生是你兰谷哥的人，死是你兰谷哥的鬼！凤儿就是生生世世不离开你，看我爹能撑几天。”

白朴施礼道：“婶，我既然把礼品带来了，表示我对凤儿一片真心诚意，徐叔暂时不同意没关系，我等。”

尚凤嗔道：“娘，这礼品是我兰谷哥的一片真心，你若不收，我可收了。”

凤母说道：“得，孩子，你人到心到，礼品我收了，我回头再劝凤儿她爹吧。”

老辈人常说：“做人不说过头儿话，不吃过头儿粮。”按说从回廊到正堂不过数十步而已，徐明珍怒气冲冲从大门前回正堂，刚拐过回廊，不知是前脚踩了后脚，还是后脚踩了前脚，平平坦坦的庭院里，走着走着“扑通”一声，自个儿摔倒在地，一下子栽了个嘴啃地，不仅脸栽破了流出血，嘴也栽歪了。

尚珠起床后来到正堂，不见家人面，刚问了丫鬟梅香几句话，就从正堂往外走，眼巴巴看着徐明珍栽倒在平地上，她急忙喊道：“爹，你怎么了？爹，你别动等着我。”

栽了个鼻青脸肿嘴歪的徐明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边擦着脸上的血边往地上看，地上什么也没有，平平展展，按说无论如何也不该栽倒在此。见女儿尚珠奔来，叹道：“珠儿，你爹该倒霉，自己摔了自己，你看看我脸上出血了吧？”

尚珠一看惊道：“爹，你看你走路不知道小心些，咋摔得这么重啊？走，快回正堂，珠儿给爹擦擦再涂上药。”

徐明珍拿着铜镜看了一阵，嘴总歪着，见夫人拿着白兰谷的礼品和凤儿走进正堂，怨恨之气不打一处来，怒道：“夫人，你接他的礼品干啥？”

夫人和尚凤一看徐明珍瞬间栽破了脸，嘴都栽歪了。凤母嗔道：“老爷，你多大人了，还像个孩子，走路怎么就栽倒了？”

尚凤嗔道：“爹，你看你，怎么会摔成这样？”

徐明珍点着尚凤鼻子说道：“哼，要不是你，要不是白兰谷，你爹怎么会摔成这样？都怨你！”

尚凤知道爹怒气未消，遂说道：“爹，是啊，都怨我，都怨我！”尚珠给徐明珍擦了脸，刚要涂药，徐明珍瞪眼说：“珠儿，你涂药干什么？你爹还去点卯哩！”

凤母皱眉道：“老爷，你栽成满脸花，又把嘴摔歪了，多难看，别去点卯吧？”

徐明珍怒道：“大都来了巡视官，就查点卯之事，咱不去，人家准找咱的麻烦。没办法，咱拿着人家俸银，就要受人家管，我就这样点卯。”

尚珠把尚凤拉进闺房，一进门就把门关上，急切地问道：“姐，刚才爹怎么了，凭什么就骂兰谷哥？”

尚凤笑了笑说：“珠儿，早起你不知道啊？兰谷哥到咱府上找爹求亲，双膝跪在大门前，爹死活不同意。反正你姐是铁了心，非兰谷哥不嫁，我看爹能撑到什么时候。”

“姐，咱娘怎么说？她同意你和兰谷哥的事吗？”

“唉，咱娘同意又怎样？家里的事还不都是咱爹说了算。哼，上天偏让咱遇上这么执拗的爹。”

“姐，你说今儿爹怪不怪，好好的路爹偏偏栽倒在地，跌破了脸，摔歪了嘴。放在平时，爹这样准不去点卯，今儿不知哪根儿邪弦牵着他，越脸破嘴歪吧，也不怕人笑话难看，非去点卯不可。”

尚凤忽然想到前天和白朴分手时，俩人曾经说过的话，她向尚珠说道：“珠儿，九公子他们在大都作了个互演计划，就是你兰谷哥要带着喜相逢的小二姐和焦太仲，把《墙头马上》等真定名士写的杂剧带到大都、东平和平阳三地去公演。咱四舅的响入云则由文蔚兄带着，也是到这三地去公演真定的杂剧。同时，大都、平阳、东平三地的杂剧也由这三地的名士带着轮番到咱真定城公演。我想这是个天赐的好机会，咱们找个借口，随兰谷哥他们也到这三地转转，珠儿你说怎样？”

尚珠喜道：“姐，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可是兰谷哥让咱俩去吗？再说爹肯出银子吗？”

“珠儿，这件事是小二姐和焦太仲提出来的。”

尚珠眉头一皱说道：“姐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小二姐和焦太仲知道兰谷哥和姐是天生的一对，地就的一双。现在姐和兰谷哥还没订婚，光让姐一人去呢，你们俩肯定难为情，别人也会说三道四。可是我珠儿是调和剂，是障眼的树叶儿，这样对爹对外界都好说。所以呢，小二姐愿意为咱俩出银子，为博兰谷哥一笑，这样呢，兰谷哥今后写的杂剧，不用说，只能和喜相逢合作，而四舅的响入云呢，干着急不顶事儿，对吧，姐？”

尚凤笑道：“珠儿你真是聪明透顶！可是，现在的关键是爹，他只要不同意一切都是白搭。”

尚珠皱着眉头说道：“姐，咱爹怪呀！他和别人想的总不一样。就说兰谷哥吧，史大人两次荐他入仕他都婉拒，以他现在的名气和影响力，七品县令只能在他所管的县衙抖威风，可出了他的县衙，上有州郡府乃至道行省，到哪儿他只能点头哈腰当孙子。一旦掉了头上的乌纱帽，他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农夫甚至乞丐都可以和他对骂。但兰谷哥这样的名士却不同，只要他不停地写，就像祖传的老郎中一样，越老越受人尊重。一个是一字值千金，一个是一方值千金！”

尚凤点头道：“对。如同兰谷哥的叔父一样，这叔父元好问吧，听说大金汴京城陷落前，大军围城，元好问为保护京都五十四个名士，给中书省耶律楚材写信，请蒙古大军入城时务必保护这些名士及其家属子女不受伤害，结果蒙古大汗同意了。原因是什么？元好问是大金名士，他的力荐书信朝廷非常看重，五十四名京都名士才得以保全。”

尚珠看着尚凤惬意轻松的脸，心想，眼下万事俱备，只欠爹点头答应。可怎样才能让爹点头答应呢？我一会儿就去回廊一侧的桂花树下，好好想想，我想一定会有好办法的。

大都关汉卿、珠帘秀、王实甫、卢挚的到来，让一只在刘四保的眼中病怏怏的兰凤凰，如同浴火重生，活脱脱展翅占据了梧桐树的高枝儿。天赐秀一夜之间焕发出大都仅次于珠帘秀和张怡云的名伶名旦名角的神采。

大都名士和名伶杂剧演职人员临离开真定府的那天晚上，关汉卿和珠帘秀在答谢酒宴上，分别给双眼中挂着大喜泪花儿、受宠若惊、若梦若痴的刘四保说了几句话，他不仅频频点头领受，而且从此牢牢把这几句话刻在了心里。

关汉卿执杯在手，拍着刘四保肩头说道：“刘管勾，天赐秀是我二妹。那天，她和她姐朱四姐斗嘴，我这个大哥就帮朱四姐说了句话，偏遇你委托九公子给你到大都高月俸聘名伶，她一气之下向九公子说：‘九公子，我素闻真定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如白仁甫等名士辈出，我就去这个响入云。’后来，我这个大哥悔恨呀，干什么非要多说一句话，二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到了你响入云当名伶。你可要好好待她呀，她若是在响入云受了委屈，我和朱四姐就是拖，也要把她拖回大都去。你明白吗，刘管勾？我关汉卿拜托了！”

刘四保如同接了圣上的旨意，频频点头，两眼飞舞着神采，高揖双拳回礼道：“关大师放心，我刘四保敢不遵命！”

珠帘秀则拉着天赐秀的手儿，向刘四保说道：“刘管勾，我二妹王瑞兰天资聪慧，驾头、花旦、软末泥，杂剧当今独步，誉满京城！我妹向有奇志，欲与天公试比高。她想在真定府重放异彩，我这个当姐姐的，尊重她的选择。你记住，她是块玲珑剔透的宝玉，她是块价值连城的玫瑰金，只要你信任她，她就会在真定府大放异彩！”

刘四保频频点头，喜道：“朱四姐放心，四保敢不竭尽全力！她是响入云的魁斗星，咱要让她光耀真定府城！”

待天赐秀抹着喜泪坐下，珠帘秀则把天然秀小二姐拉到刘四保面前，说道：“刘管勾，这是我的三妹小二姐。她是第一个从大都来真定府城建勾栏唱歌曲演杂剧的名伶，是我和一斋兄支持她来的。有她和我二妹在，喜相逢和你响入云才有了今天。喜相逢和响入云是真定府乐坛姊妹花，是连理枝，是并蒂莲，你们同福同喜，共筑真定府兴华梦！这也是一斋兄的意思，拜托了，刘管勾。”

珠帘秀示意，天赐秀和天然秀以及刘四保的手相互重叠在一起，关汉卿喜道：“诸公请举杯，为他们的妙手相连、各领风骚、精益求精、抵足并力、繁华真定、金梦成真干杯！”

天赐秀、天然秀、刘四保，包括站在他们身后的关汉卿、珠帘秀、王实甫、卢挚、白仁甫等愉快非常，真个是笑在酒中，酒在笑中！

饮毕，白朴示意众人安静，他站起来环顾众人道：“关先生、朱四妹、德信兄弟和疏斋兄弟明天就要回大都了，分别在即实难割舍！除了泪、喜、酒三者代表彼此的心情之外，我提议，请朱四妹领唱众人合唱关先生的《【一半儿】题情》，作为难忘今宵的相互赠言如何？”

刘四保和李文蔚率先说道：“好！就唱《【一半儿】题情》吧！”

于是，珠帘秀顿开金喉玉嗓，高声领唱关汉卿《【双调】沉醉东风》，那金词美言分明是：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忧则忧鸾孤凤单，愁则愁月缺花残。为则为俏冤家，害则害谁曾惯？瘦则瘦不似今番，恨则恨孤帏绣衾寒，怕则怕黄昏到晚。

天赐秀和刘四保从史九敬先府出来，刘四保喜道：“王小姐，没想到啊，关大师他们一来，加上史大人、九公子中间联系，咱响入云也可以走出真定府城到圣上的都城演杂剧啦。这真是老光棍做梦娶媳妇，想都没想到啊！官大就是好，官大就是好啊！”

“哼，鼠目寸光！什么官大就是好？倘没有白仁甫这样的大名士写出《墙头马上》杂剧，怎可以和关大哥、德信兄弟比肩，倘没有李文蔚、尚仲贤等名士辈出的新杂剧，关大哥能到咱真定府来？正因为咱真定府名气和大都都不分伯仲，他们才看得起咱们。”



“对！王小姐一句话说到根儿上，咱能挣大都银子的感觉真好。”刘四保沉迷于在大都公演必将爆棚的愉悦，两眼有神采地笑着，一只手在空中摇来摇去，脚下缓步如同踏上金地一般兴奋，就差轻飘飘地驾祥云羽化升天成仙了。

天赐秀讥道：“刘管勾，别光顾着高兴了，白仁甫，呃，也叫白兰谷，这下名气更大了。咱响入云能搭上白兰谷这趟快车，到三地去公演，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啊！刘管勾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白兰谷的天平向咱响入云倾斜一下呢？”

“唉，咱也想过，白兰谷和喜相逢根基太深，他滴水不沾油盐不进。好办法、坏办法咱都用了一遍，不顶事儿。”

天赐秀和刘四保来到响入云大门前，看着稀稀拉拉的买票人，天赐秀向刘四保说道：“看到没有，同样的时辰，刚才喜相逢门前排着长队。咱这儿呢，只有七八个人儿。你再不想法儿，咱响入云就真的关门大吉了！”

刘四保叹道：“唉，我现在是满脑子糍糊粥，啥办法也没有，一切听你的吧。”

天赐秀把刘四保请到她在二楼上的房间里，开门见山说道：“刘管勾，今中午宴请徐家大小姐、二小姐，我自有的办法。”

刘四保心里有些不情愿，叹道：“哼，请她俩管屁用！白耽误工夫还花银子。”

“你呀，真是猪脑子！少啰嗦，按我说的办。”

尚凤和尚珠姊妹二人，还没走到酒家门口，就看见刘四保和天赐秀两人迎在门口。天赐秀笑着上前，拉着尚凤和尚珠的手儿，说道：“凤儿和珠儿，你俩真是真定城数一数二的大美女！左手一朵玫瑰花儿，右手一朵牡丹花儿，和花儿一样的大美人在一起，我都脸红心跳得厉害呀！”

尚凤红着脸儿笑道：“王姐，你再这么说，俺姐妹俩羞得就抬不起头来了，山花哪敢和花园的牡丹媲美呀！”

尚珠则笑道：“王姐，你再多赞美我几句吧，你看我都不知道迈左脚